



笔墨为骨 色彩为韵 共赴韩显红绮梦彩墨之境

前言

因时而新,与时共振——具世界眼光

中国画的革新精神,贯穿千年画史。一部丹青演进史,既是文脉传承的历史,亦是不断顺应时代求变求新的历史。清代石涛身处摹古之风盛行的画坛,不甘囿于古人程式,提出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等重要艺术思想。他主张走出书斋,直面造化,不盲从旧有法度,倡导“我自用我法、无法而法”,反对泥古守旧,强调笔墨应当回应所处时代,为后世中国画的变革埋下思想种子。

石涛的革新理念深刻影响近现代画坛。作为金陵画派的领军人物,傅抱石接续石涛的艺术精神,明确提出“时代变了,笔墨就不能不变”的重要论断。时代环境、社会生活与大众审美发生转变,画家的思想情感随之更新,笔墨语言自然不能固守旧貌。他率团远行写生,践行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创作路径,以“抱石皴”开拓山水新貌,在继承传统笔墨内核的前提下,大胆探索新的表现形式,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。石涛重借古开今,傅抱石重时代生活,二者一脉相承,共同揭示出中国画发展的核心要义:传统不是僵化的模板,笔墨必须与时代共振。

步入当代,我们正处在社会文化大变革的格局之中。当下的艺术生态呈现混沌多元,充满不确定性,亦不乏超现实的艺术表达。外部世界的信息交融、生活方式的迭代,都在不断重塑当代人的审美感知。面对此种变局,中国画何去何从,是每一位创作者必须思考的命题。一味摹古复刻,只会让传统失去鲜活生命力;盲目抛弃本土文脉,则会丧失中国画独有的气韵品格与人文精神。回望前贤,结合当代现实,因时而新,与时共振——具世界眼光。

所谓因时而新,便是承续石涛、傅抱石的变革精神,扎根传统而不被古法束缚。要深耕中国画千年积淀的笔墨体系,守住气韵、意境与人文内核,把传统化为创作底气,而非照搬古人图式。立足当代现实生活,体察时代精神,根据新的时代感受,淬炼属于今天的笔墨语言,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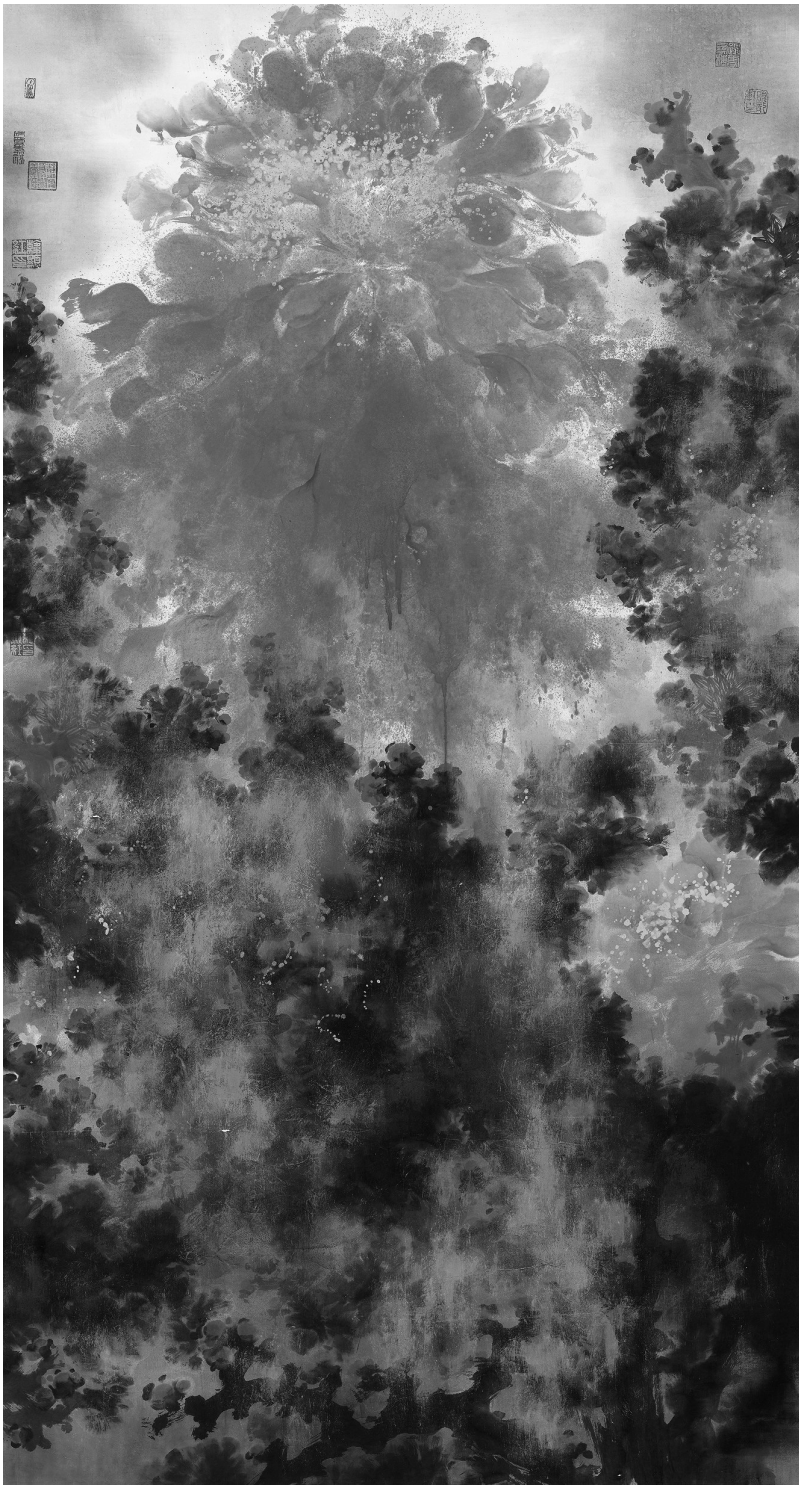
所谓具世界眼光,则是要打破封闭的创作心态,以平等开放的态度看待东西方艺术。东西方绘画形式体系各有千秋,西方绘画长于构图与色彩表现,东方绘画重气韵流转与人文寄托,二者形态有别,但艺术对美、对精神表达的追求殊途同归。我们不必全盘效仿外来范式,也不可闭门拒斥域外养分,应当理性借鉴域外艺术之长,化为我用,拓展中国画的表达边界。

守正方能固本,融通方可开新。中国画的当代发展,离不开传统文脉的滋养,也离不开开阔的全球视野。坚持因时而新,扎根民族艺术土壤;秉持世界眼光,博采众家之长,在古今交汇、中外对话之中,中国画方能不断焕发活力,攀登新的艺术高度。



韩显红

南京图书馆原党委书记,江苏省当代艺术创作研究会理事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、行风建设委员会主任,江苏省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、书法创作委员会副主任,南京总统府书画院顾问,江苏省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书画鉴定专家。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一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五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二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七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六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十二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十三

绮梦之境:融东西方灵韵,绘山水新境

□韩显红

“绮梦之境”,以“绮”为魂——“绮”者,绚烂多彩之谓也,既是我的山水画中斑斓色彩的直观表达,更是打破传统山水“水墨为宗”单一色调的创新宣言。在传统山水画传承与发展的当下,“不变则滞,不新则亡”,我以“时空、时尚、时代”为创作锚点,践行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理念,试图在东方笔墨与西方艺韵的碰撞中,为山水画注入新的生命力。

中国山水画的灵魂,始终扎根于笔墨与线条。笔墨是画家心境的外化,浓淡干湿间藏着山水的气韵;线条是山水的骨架,在长短曲直里勾勒出自然的风骨。从荆浩的“皴法”到黄公望的“披麻皴”,历代画家以笔墨线条为舟,载着东方哲学与自然观驶向艺术长河,这是我创作“绮梦之境”的根基——无论色彩如何创新,笔墨的苍劲、线条的灵动始终是画面的“脊梁”,少了这份东方底蕴,山水便失了魂。

而西方绘画的精髓,在于色彩的张力与构图的巧思。印象派对光影色彩的捕捉、立体派对空间层次的解构,为“色彩表达”与“画面布局”提供了全新视角。传统山水多以水墨、浅绛为基调,色彩服务于“意境”,却少了几分视觉上的鲜活;西方绘画以色彩叙事、以构图塑空间,恰好能弥补这份“鲜活感”。于是在“绮梦之境”中,我以传统笔墨勾勒山石、云水的轮廓,用西方绘画的色彩逻辑为山水“上色”——青绿中融入暖橙,表现晨曦下的山峦;墨蓝中点缀明黄,还原星空下的河谷;同时借鉴西方的透视构图,让近景的松石、中景的村落、远景的云雾形成层次分明的空间感,打破传统山水“平远”构图的单一性。

有人问,这样的融合会不会“丢了传

统”?其实不然。山水画的创新,从来不是对传统的否定,而是在“守魂”的基础上“拓境”。“绮梦之境”的核心,始终是东方的山水情怀——画中仍有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的哲思,仍有“可游可居”的意境,只是用更丰富的色彩、更现代的构图,让这份情怀被当下的人看见、读懂。就像元代画家赵孟頫以“书法入画”革新笔墨,清代“四僧”以“奇崛构图”打破程式,每一次山水画的突破,都是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必然。如今我们身处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,东西方艺术的碰撞本就是趋势,与其固守“水墨唯一”的执念,不如主动汲取西方艺术的养分,让传统山水在新的时代里“活”起来。

“绮梦之境”的探索,也源于对山水画“博大精深”的敬畏。山水不仅是自然的写照,更是文化的载体——它藏着千年的审美,也映照当下的时代。今天的我们,见惯了城市的霓虹、科技的光影,对“色彩”的感知早已不同于古人;我们习惯了多元的艺术表达,对“构图”的期待也更丰富。“绮梦之境”正是想回应这份“当下感知”:用绚烂的色彩,呼应时代的鲜活;用现代的构图,贴近当下的审美;但始终以笔墨线条为根,守住山水的东方魂魄。

未来,“绮梦之境”的探索不会停止。我想继续在笔墨与色彩、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——或许会尝试将城市建筑的线条融入山水,表现“山水与都市共生”的时代图景;或许会借鉴西方抽象绘画的色彩理念,让山水的色彩更具情感张力。但无论如何,“守东方笔墨之魂,融西方艺韵之美”的初心不会变,因为我始终相信:只有扎根传统、拥抱时代,山水画才能真正走出“绮梦”,走向更广阔的新境。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十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九



《绮梦之境》系列之十一